



□ 王欢

细雨风铃

“内蒙古大兴安岭的美是一种大美。” 这是一位游历云南数载的旅游博主，在根河源湿地发出的由衷感慨。的确，大兴安岭以一种壮丽且肃穆的姿态，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这里随处可见的美，是四季更迭间永恒的馈赠。有的美大气磅礴，有的细腻婉约，随意定格几张画面，皆为绝美的手机壁纸。

四五月份，大兴安岭的杜鹃花便开遍了山野。不论是站在山巅极目俯瞰，或是用无人机航拍，你定会为那藏在白桦林间的淡紫色画卷惊叹不已。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远远望去，宛如一张巨大的紫色绒毯，让人忍不住想躺上去打滚。走近细细观赏，那花瓣实则呈现出介于白与紫之间的梦幻色泽，还自带幽幽香气。阳光透过花瓣，清晰的纹路尽显眼底，凑近深吸一口，山林间独有的灵气在这一刻被彻底唤醒。

除了紫杜鹃，还有一种白色的

杜鹃，只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和满归林区零星绽放。那纯白的花束在粉红与淡紫的花丛中显得格外出挑，宛如身着白裙的少女在林中起舞。微风拂过，花瓣微微摇曳，姿态楚楚动人。

六月，大兴安岭才真正踏入夏季。即便此时，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莫尔道嘎林区，仍能见到“绿树底下雪未消”的奇妙景观。树木已然翠绿欲滴，但在阴坡与河流的交界处，大块冰雪常年不化。这景象看上去像是一幅超现实主义的油画，不过这绝非艺术创作的构思，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

在卡鲁奔山不远处的向阳坡上，有一个“风凌洞”。把手放在洞口，一阵刺骨的凉风便从指缝间穿过。往昔在这里生活的林业工人，常把生肉放在洞里储存，许久都不会变质，堪称天然的“冰箱”。

这个季节，山上开满了各式各样的野花：野百合、滴水莲、黄花草、金莲花、白头翁……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花儿点缀其间。蒲公英也迎来了首个花期，伴随着杨树的飞絮，借着风势在山林间飞舞。

这也是看日出的最佳季节。于

卡鲁奔山或凝翠山守候日出，最能领略兴安岭的雄浑壮美。日出后的云海跌宕起伏，让人觉得世间一切纷纷扰扰在这美景前都显得微不足道。红日从云海 中钻出，瞬间照亮了大兴安岭的每一寸土地。迎着山风眺望朝阳，思绪仿佛随着云海在大兴安岭上空飘荡。那气势恢宏，如海啸般的云雾，一浪接一浪地向山间袭来，即便凌晨三点便起床，也是值得的。

日落同样美得惊人，尤其是在白桦林里，火红的太阳在白桦林深处缓缓下沉，点燃了漫天晚霞，将林间染成一片金红。

而十月的大兴安岭，宛如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象。白桦树、杨树和柞树的叶子变得金黄，落叶铺满大地，踩上去柔软而富有弹性，偶尔还会发出枯枝断裂的清脆声响。枝丫间结着巨大的蜘蛛网，露珠在网上晶莹剔透，宛如珍珠。登高俯瞰，既有桦树的清冽、落叶松与阔叶林的绚烂，还有蜿蜒穿梭的河流和滋养林区儿女的肥沃黑土，层次分明，宛如巨幅彩绘。

林草结合地上，打好的草捆成了网红打卡地，路过的游客都会驻

足，坐上去拍照留念。

倘若你此时恰巧在绰尔湖畔，会看到成对鸳鸯、野鸭与游鱼在水中嬉戏玩耍。野鸭后面跟随着一串刚刚长出绒毛的雏鸭。野生鲫鱼在湖面跳跃，远处树枝上停歇的苍鹭对其垂涎欲滴，蜻蜓在湖边的草叶间驻足停留——好一幅生动和谐生态画卷。

步入十一月，大兴安岭的初雪总会在某个清晨悄然降临。首场雪往往转瞬即逝，却有着独有的温柔：不似深冬白雪那般凛冽，而是温润且黏稠，紧紧附着在枝丫间。墨绿色云杉缀满白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意，在此刻得到最贴切的诠释。

深冬时节，连绵降雪为兴安大地披上银白盛装，蜿蜒公路串联起起伏山峦。林间雪地上布满大小不一的足迹，循着足迹望去，或许能瞥见成群狍子结伴向密林深处走去，藏着不为人知的生机。

数九寒天，一场大雪过后，雪鸢会伫立在粗壮的落叶松枝上巡视领地，猎猎则带着幼崽踏上迁徙之路。这片藏满生灵精灵的大兴安岭，怎能不令人深深眷恋！

冬日小镇

□ 郑宇

我的家乡满归小镇，位于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麓西北坡，那是一个被广袤林海层层环抱的小镇。“满归”乃是“孟库依河”河名的谐音。我对这个名字钟爱有加，因为它有着满载而归的美好寓意。如果在地图上寻找它，你会发现，它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圆点，甚至可能因为太过渺小而被忽略。然而，在我心中，这个地方却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它是所有乡愁的源头，是灵魂深处最柔软的一部分。

冬日的小镇宁静而祥和，时间在

这里好像放慢了前行的脚步。整个小镇都被皑皑白雪覆盖，一排排砖房整齐地矗立在洁白的雪色之中，蓝色彩钢瓦的屋顶上堆积着厚实的积雪，远远望去，宛如戴上了毛茸茸的白色帽子。松木栅栏只露出小半截，剩下的大半截都掩埋在雪地里，如同站岗的士兵。天色尚未明亮，一缕白烟便从一户人家的烟囱里缓缓升起，从纤细的一丝逐渐变成轻柔的一团，最终融进激流河升腾的雾气里，环绕着凝翠山的山腰弥漫开来，把整个镇子笼罩得如梦似幻，缥缈朦胧。推开门，冷气“呼”的一下迎面而来，裹挟着松脂清冽的香气，直往鼻腔里钻。

行走在街道上，脚下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仔细聆听，能够听见雪粒被压碎时那细密的声音，宛如冰糖在齿间缓缓化开。阳光明

媚时，雪地亮得晃眼，路边的松树挂满雪挂，枝条沉甸甸地垂着。风一吹，便扑簌簌落下一阵雪沫，在阳光里闪着碎碎的光芒。孩子们在雪地里尽情奔跑玩耍，堆雪人、打雪仗，冻得小脸红扑扑的，却依旧兴致勃勃，那欢快的笑声在寂静的雪地中传得很远。

这里的天黑得早，暮色漫过林海，满归的冬夜便沉了下来。雪粒偶尔会敲打着窗户，发出细弱的“沙沙”声，好似冬夜轻柔的呼吸。月亮挂在松枝间，清辉洒在雪地上，映照出淡蓝色的光，连远处南山的轮廓都变得柔和起来，只有一片静谧的光亮，像铺了一地碎银。偶尔有晚归的人走过，踩雪的声响由远及近，又渐渐消散在夜色里，天地间重归寂静。

有的人家却是另一番天气。炉子

烧得正旺，桦子在炉膛里“噼啪”作响，偶尔蹦出几点火星，落在炉子外，却很快又暗下去。火墙烧得滚烫，整个屋子被烘得暖意融融。玻璃窗上结着厚厚的冰凌花，纹路细密又奇特，有的像松枝伸展，有的像溪流蜿蜒，还有的若漫天繁星。我小时候总爱伸出手指，在冰凌花上画出歪歪扭扭的小人、简单的房子，指尖划过的地方，冰凌慢慢融化，留下一道细细的水痕，很快又会凝结出新的冰花。炕桌上摆满热腾腾的饭菜，热气在整个屋子里弥漫开来，饭菜的香气相互交融，让人浑身都暖透了，所有的寒意都在这一刻被驱散得无影无踪。

在我看来，满归小镇是一个在寂静和寒冷中包裹热忱的地方。它没有江南的温婉，没有都市的繁华，甚至带着几分凛冽的粗粝，却藏着最纯粹的温暖。



冬花 何康红摄

细雨风铃

冬趣

□ 李岩

天蓝嵌弯月，云白如雪莲
忽然，寒流呼唤寒流愈聚愈浓
天气降温，变得嘎嘎寒冷
孩子们可不管什么严冬什么寒流
在难得一见的一块冰面上
几个孩子挥起冰嘎鞭正抽打冰嘎
旋转不息的冰嘎伴随着阵阵笑声
我悄然驻足，久久凝视
想到童年，在严冬寒流中的山岭
我与小伙伴们追逐山雀
堆雪人，打雪仗
山岭间久久回荡一阵又一阵回声
什么奇特的声音？转过身凝望
是不远处的几株云杉与落叶松
与我一样陶醉于孩子们的欢乐
泪光闪烁，脸颊绯红……

树洞

□ 马莉

在我的树洞口种下向日葵
圆圆的一盘又一盘
在阳光下
闪着金色的光芒

在我的树洞口种下一棵树
浓郁茂密的枝叶下
你微笑时的脸庞
浇灌了我的心房

在我的树洞口种下一抹月光
光亮留不住你远去的背影
那光
裹挟着我

在我的树洞口埋下一粒种子
等待它破土而出
你的誓言，玻璃栈道的出现
是梦里的相拥

森林之约

（组诗）

□ 乌兰河

初遇

山雀啄开第一片晨雾
风把秘密贴在松针的睫毛上
我踮脚走过腐叶铺就的小道
每一步都踩响
蘑菇顶破泥土的惊叹

藤蔓在岩间打了个结
像谁系住的悬念
松鼠衔着松果掠过
把我的影子
抖落在蕨类的思念里

突然撞见一汪潭水
森林正对着镜子
梳理满身的绿
而我站成岸边的树
第一次学会
用年轮呼吸

共生

晨光在枝丫间绣金线时
我已能听懂
松涛的平仄
看蚂蚁队列驮着光斑
在朽木的经络里
走成流动的诗

采一把野菊别在衣襟
让花香渗进汗里
与树脂的黏稠
酿成新的季节
风来的时候
和树叶一起鼓掌
雨落的时候
同苔藓一起沉默

暮色漫过脚踝
便把名字刻进树身
看汁液在纹路里游走
像我们交换的
永不褪色的契约

回响

多年后再赴这场约
我带着满身风尘
而森林把当年的脚印
养得更深
苔藓爬上我的鞋跟
像要系住
流逝的光阴

老松树的疤结里
还藏着我当年的叹息
潭水映出两重影子
一个在水面老去
一个在水底
依然是初见时
那个踮脚的少年

风卷着落叶擦过耳畔
说所有告别都是伏笔
会有新的菌子
从约定的地方
顶出春天的形状